

情缠劫上结

9. 12. 18

## 第九章

“郁施主…请…请自重。”易心没回答郁尘欢的问题，而是扭过头怯怯的说道，见她那羞涩又害怕的样子，郁尘欢索性坐在她身上，仔细的打量起易心的长相。

她年纪还小，也是因为常年在寺庙之内，鲜少与外界接触，有着外面人没有的干净。那双乌黑的眸子此刻正慌张的看着自己，白皙的脸颊被害羞蒙上一层粉晕，单薄的嘴唇紧紧的抿着，犹如受惊的小兔子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抱在怀里怜爱。这般看着，郁尘欢觉得这小尼姑简直可爱极了，若能把她吃干抹净，定是极其有意思。

“易心，你还没回答我方才的问题，你知道六欲之中，有一种欲望，叫做肉欲吗？”

“郁施主，寺庙内真的没有肉，若你实在想吃，可以叫你的下人去买，我真的做不出来。”易心虽知晓七情六欲，却根本不懂得深层的含义，她只以为郁尘欢还在气她的肉被吃掉的事，急忙说道。却不曾想听了她这番话，郁尘欢笑意更甚。

“我说的肉欲，并非口腹之肉欲，而是人对人的肉欲。你一定不懂得男女之事吧？这是情欲也可说成是肉欲。这种欲望比什么渴望都来的可怕，一旦尝过，就会懂得其中美妙的滋味，让你一辈子都忘不掉。”

“郁施主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让我走吧。”易心看着郁尘欢有些奇怪的眼神，她不懂这人作何要这般看自己，那感觉就像是一只狼在看猎物，让易心觉得害怕极了。

“傻瓜，我不会欺负你的，你怕什么？我啊，不过是想吃了你。易心，我不会弄痛你，还会让你极为舒服，你可愿与我一试？”

郁尘欢虽是在询问易心的意见，动作却完全没有停顿，她不

等易心回答，便从床边拿出一包药粉，轻轻洒在易心脸上，在对方诧异的功夫，低头吻上她微启的唇瓣。郁尘欢是女子，而她喜欢的，亦是女子。

或许这是她与生俱来的天性，从很小的时候，郁尘欢就发现她对女子有着非一般的情愫，选择的侍女必须是漂亮的，更是喜欢结交一些名门闺秀，在熟悉了之后将其拐上床。郁尘欢年方十八，可手中碰过的女子，却已经多的数不胜数，更是南天楼的常客之一。

易心从未与任何人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，这会被郁尘欢压在床上亲吻，她只觉得有一条很香很软的东西从唇瓣中探了进来，不停的在自己嘴里翻搅着，身体在闻过那个药粉之后完全使不上力气，这会更是被吻的全身都软了。

“舒服吗？”郁尘欢笑着看向满脸通红的易心，那药粉只是软筋散，而非其他过激的药物。她虽然强迫了易心与自己亲密，却不想连那种事都依赖药物。与其说郁尘欢还留着一点良心，不如说她是太过自信，在郁尘欢心里，易心这种未经人事小白兔，是不可能抵抗她的触碰的。

“郁施主，不要这样。”饶是再不懂，易心也大概能猜到郁尘欢此刻要做什么。她没想到这个漂亮的女香客居然要对自己做那种事，就算她要做，可那种事不是男子与女子成了亲做了夫妻才能行的，郁尘欢和她都是女子，怎么可以对自己做这种事呢？

只是，没等易心想明白缘由，郁尘欢已经按耐不住心里的悸动，懒得再等下去。她勾了勾手指，将易心身上本就宽大的道袍轻易挑开。眼看着自己身上的衣衫被除去，易心急的红了眼眶，她不停的求郁尘欢别这么做，可她越是讨饶，郁尘欢反倒越发兴奋。

“易心，你哭起来的样子也很可爱。我本想今日让你属于我，可现在…我忽然改变主意了。你放心，我今日不会对你做什么，我只是想你乖乖的服侍我而已。易心，来。”郁尘欢说着，已经褪去了身上仅有的肚兜和褙裤，她转过身把易心拉下床，身体的无力让易心跌倒在地上，抬起头便见郁尘欢正坐在床上，对着自己慢慢分开双腿。

易心从未受过如此大的刺激，更无法预料她有天会遭遇这种事。眼前是属于女子最私密的部位，易心连自己那处地方都不曾看过，却没想到今日会看到郁尘欢的。

那里并不如想象中一般污秽，反而十分漂亮。粉嫩的颜色如稚嫩桃花，更像是池中盛开的娇莲。脆弱柔软，湿润粉嫩。虽然好看，可强烈的羞耻之心和愧疚感依旧让易心红了眼眶。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，她不停的摇着头，却被郁尘欢拉过去，按在了腿间。

“易心，你在哭什么？我又没有对你怎样？不是吗？”

“郁施主，求你了，放了我吧，我不会…我真的不会，我若这般，佛祖会惩罚我的。”

“什么狗屁佛祖，有没有都不一定，易心，你不是一向最崇拜你的佛祖吗？现在就把我当佛祖一样好了，我喜欢你跪在那，舔我。”

郁尘欢微眯双眼，语气夹杂了几分命令的意味。她坐在高处看着易心无助的哭着，这哭声让她有些烦躁，却又享受易心这副模样。她的确想把易心吃干抹净，可是…自己的身体也很久没有过了，若是被这么干净的小家伙用嘴巴服侍，想来也是不错的。况且如今的易心还不会心甘情愿的把身体给自己，若再等些时日，或许会更加可口。

“不可…这万万不可不可…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郁施主，唔！”易心还想拒绝，可郁尘欢已经强硬的拉过她的头，把

她按在了那处地方。双唇触碰到更加柔软的位置，易心不停的摇头挣扎着，反而碰到了郁尘欢敏感的部位。她愉悦的轻哼出声，用双手抱着易心光秃秃的小脑袋，拍着她的肩膀。

“易心…好好舔我，否则我还会再去找你，若你这次把我服侍的好了，我就放过你。”郁尘欢低声说道，因为动了情，她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当然这话只是她骗易心的伎俩，后者却信以为真了。

易心知道自己这次逃不过，可郁尘欢说之后不再找她，反倒让她看到了希望。易心止住泪水，认命的闭上眼，用舌头轻舔着那个部位。她把那里想象成是馒头，想成是其他食物，而不是女子的那种地方。易心什么都不懂，只能僵硬且毫无技巧的舔弄那里，却也是这样生涩动作，让郁尘欢觉得很新鲜，亦是舒服。

“嗯…对…就是这样舔…轻点，再快点…易心…别用牙齿，那里很软…啊…”郁尘欢轻轻按着易心的头，教着她如何让自己快乐，看着埋首在自己腿间的人，郁尘欢眼中释放出光亮，看来在寺庙的这段日子，不会无聊了。

易心虽然动作笨拙，可好在有郁尘欢教她，倒也渐渐学会了些。感到易心那小小的舌头不停的扫着自己敏感的核儿，郁尘欢抱紧了她，觉得自己已经好久没这么舒畅过。怪只怪易心身上的味道太干净，也正是这份纯粹，让郁尘欢有了前所未有的敏感和悸动，连小腹都因为快感跟着抽搐起来。

察觉自己竟然会被易心这种毫无技巧的舔舐弄的泄了身子，郁尘欢故意不说，反而让易心更加卖力的爱怜那里，在汹涌的热液涌出之际，郁尘欢将易心的脸按在腿间，强迫她把自己流出的液体全数吞入口中。

“嗯…易心…喝下去…不许漏掉。”郁尘欢轻声命令道，脸



上尽是达到顶峰后的满足妩媚之色，她发现和易心做这种事比其他那些风尘女子都要舒服。易心很干净，不仅仅是身体，就连心灵都是干净的，被她用嘴巴服侍，让郁尘欢舒服的舍不得让她离开。

“郁施主…我…我可以走了吗？”结束了这场离谱的闹剧，易心低着头说道，见她嘴边还沾着自己的水，郁尘欢慵懒的躺在床上，到现在还觉得腿间存着几分悸动。她看了眼易心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就见对方急忙捡了帽子，踉跄着跑了出去。

易心不敢直接走大路回去，特意饶了小道，直到回了房间，她才呜咽的哭出声音。她觉得自己和郁尘欢做了很过分的事，已经破了寺庙内的戒条，再算不得佛门弟子，可这件事，她却不敢向易初或任何人提起。

## 第十二章

“恩，也好。”易心并不怀疑郁尘欢的用意，听她这么说，反而觉得心里有些发暖。见郁尘欢在床上斜躺着，易心便拿起一本经文坐在一旁仔细翻阅。谁知郁尘欢竟是脱去了外衣，直接抽走她的佛经，跨坐在她腿上。

“易心，难道我没有经文好看吗？你宁可看那个都不愿看我？”郁尘欢说的声音很轻，脸上也挂着盈盈笑意，却故意把气息吐在易心耳边，使得后者不由打了个寒颤。

“不…不是的，郁施主，我只是没什么事可做才会看那经文。”易心手忙脚乱的想解释什么，忽的，她发现自己的手已经被郁尘欢抓去，放到了胸口那团柔软之上。

“易心，我有些难受。自从那日你碰了我之后，我便总想着你，你让我很舒服，我还想再来一次。若我这么与你说了，你可会觉得我是个放荡的女子？”郁尘欢说的很露骨，让易心连装傻的余地都没有。抬眼望去是郁尘欢近在咫尺的精致容颜，只一眼便让易心觉得心跳加快了许多。

那件事易心记得很清楚，甚至这几日也常常会想到郁尘欢美丽的身体和勾人的声音，易心克制着不让自己去想，反复告诫自己已经破戒，更不可再三惦记那罪不可恕之事。可易心万般没想到郁尘欢今日会再次提起，还说的那般直接，让她不知所措。

“郁施主，你不是说过只要一次就好，我…我不行。”易心慌张的就想要拒绝，她伸手想推开郁尘欢，慌乱之中，反倒将手心的柔软捏的更紧。

“嗯…易心，别拒绝我好吗？我真的很难受，你忍心看我不舒服吗？”郁尘欢说着，眼眸泛起水光，一副她真的很不舒服的样子。易心看了有些愧疚，以为真的是自己让郁尘欢如此难受。可是那一次已经算破了色戒，自己是女子，又是出

家之人，怎么可以和郁尘欢做这种事呢。

“易心，佛祖不是说过，需要破除七情六欲才可成佛，可是你还没经历过，又该怎么破除呢？不若，今日就让我带你经历一次，可好？”看出易心的动摇，郁尘欢再次添油加醋。听她这么说，易心想了许久，却还是摇头，这下子轮到郁尘欢脸黑了，她的胸被易心无意识的揉了那么久，身体早就有了感觉，谁知这小尼姑居然这么倔，自己再三劝说都不肯服软。

“易心，若你今日不做，可莫想我离开。”郁尘欢觉得软的不行就只能来硬的，她动手将自己的衣衫除去，又在易心的诧异中将肚兜和亵裤都快速的扔在地上，看着那散落一地的衣物和郁尘欢不着寸缕的绝美胴体。易心低下头不停的念清心咒，可心脏还是快速跳动着。

“郁施主，不可以，我真的不能再和你做那种事了，我要去诵经了。”易心说着便要走，她常年在寺庙干活，力气很大，稍微用力便把郁尘欢推倒在地上。见易心是真的要走，郁尘欢怒极反笑，她站起来，倚靠在床上看着易心。

“易心，你若离开，我便把那日你和我做的事告知给你师姐，若她知道你和我这个香客做了那种事，会有什么想法呢？”郁尘欢笑的好看，可这样的笑容在易心看来，却犹如恶魔一般。她红了眼眶，回头看着不罢休的郁尘欢，步子却僵硬在原地走不出去。气氛僵持在这里，看到易心红了的眼眶，郁尘欢朝她走去，伸手搂住她。

“易心，对不起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别拒绝我，帮帮我行吗？”郁尘欢说着，带着易心的手放到自己腿间，摸到那里的湿润滚烫，易心有些无措的看着郁尘欢。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你真的不能放我走吗？”

“没关系，我教你。”



郁尘欢说完，带着易心躺在床上，她勾着易心的脖子，让她压在自己身上，却也将易心的衣服都退了去。易心年幼，身体尚未发育，却过分的白净。看着她胸前不算大却也不是很小的荷包，郁尘欢只觉得身体更火热，她今天本是想吃了这小尼姑的，没想到还是不行啊。

“易心，手动一动，嘴也可以亲我这里。”郁尘欢的嗓音因为动情变得沙哑，她抱着易心的头，让她含住自己的胸部，又分开腿将易心的腰肢紧紧勾住。易心完全不懂这些，只能按照郁尘欢的指示，用最生疏的手法去做。也正是这种毫无技术的手法，却让郁尘欢觉得新奇极了。

“嗯…就是这样，啊…那里就是女子最不可被人碰的地方，易初如今碰了我，我便是你的人了。易心，可以揉外面的那颗玉珠，等再湿一些，你就可以彻底占有我了。”郁尘欢带着易初的手在自己腿间游移，带着她按揉层层花瓣中尚未开花的嫩芽。

听着郁尘欢夹杂着喘息的话，易初的脸变得越来越红，几乎成了嫣红色。她毫无技巧的摸着郁尘欢腿心间那颗很小很小的软肉，感觉那处地方竟是在自己的触碰下渐渐硬了起来，易心有些害怕的停了手，胆怯的看着郁尘欢。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错了，却发现郁尘欢正凝眸看着自己，眼中带着浓厚的欲望。

“郁施主，我是不是做错了。”易心轻声问道，她觉得自己的脸好烫，身体也热的惊人。

“没有，易心你没做错，现在可以进来了。”即便易初的动作很笨拙，可郁尘欢还是被她的触碰弄的湿润不堪。感到自己体内流出的水几乎要把床单濡湿，郁尘欢拉着易初的手指，带到那处渴望被填满的地方。

虽然是郁家唯一的女儿，而郁尘欢的父亲对她也管教颇严，但郁尘欢却总有法子到外面寻求乐子。她生来便喜欢女子，对男子反倒毫无任何感觉。早在不知多久之前，她便不再是处子，就连第一次要了自己身子的女人长什么样子都记不得了。

郁尘欢并不觉得女子的第一次有多么特殊，反倒是破了身之后反倒能尽情享受。这会见易初连进去哪里都找不到，郁尘欢没有不耐烦，而是悉心的带着她的手指，一点点探入到自己的身体里。当身体被易心的手指贯穿，郁尘欢弓起身子，摆动着腰肢去迎合易心的进入。她叫的很大声，这声音传到了院子外面。阮卿言本是过来找易心，可蛇的听觉却让她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。

循着那声音，阮卿言站到门口，从门缝往里看去。便见易心正和一个有头发的女子赤裸着身体躺在床上。易心那模样像是看到食物一般双眼冒光，手还不停的摸着那有头发的女子腿间的部位。

蛇性本淫，而阮卿言也不是什么都不懂，她一眼便看出易心是在同那个有头发的雌性在交配。原来，在人类的世界里，不仅仅是雌雄可以，两个雌性也可以交配。怪不得易心这几天都不给自己做吃食，原来是在忙着交配。

阮卿言看的眼睛发直，完全没有偷看的自觉，反而整个人都挤进了房间里。郁尘欢正在兴头上，抬眼却看到一个极其美丽的女子站在门口。她见过不少长相出众的女子，有妖娆妩媚的，有清世绝尘的，什么样的女子她都见过，可那些和眼前这位比起来，却显得不值一提。

这女子美得过分，那银白的发色更是让郁尘欢极其感兴趣。周身萦绕着易心身上的味道，身下那敏感的花核被易心反复揉着，身体又被她的手指撞击填满，郁尘欢舒服几欲没顶，

偏偏房间里又多了个这般美貌的女子。见那女子直勾勾的看着自己，郁尘欢没有半分羞耻，反倒觉得身子更敏感，她便叫的更大声。

“啊…好舒服…易心…快一些…再快一些…”郁尘欢叫的声音更大了，听得易心面红耳赤，而阮卿言听着，竟也觉得丹田内升起阵阵燥热。蛇的本能让阮卿言的身体起了反应，她看着床上的两个正在交配的雌性，忽然觉得…

自己也是时候该交配了。

## 第十八章 【副cp飙车部分，另一部分在晋江正文】

日头渐渐升起，许多寺庙内的人起身准备诵经，更有人是一夜未眠。汗水顺着额角滑落，因为长时间的运动，嘴巴和舌尖已经有些发麻，可听着身下人不停的呼唤，易心却舍不得停下来，也没办法停下来。

“易心…嗯…你真好…要来了…喝下去。”在身体绽放的瞬间，郁尘欢抱紧了易心，将她的头紧紧按住，易心只觉得有一阵阵热源顺着某个部位涌出来，她知晓那是什么，也并非第一次尝到那滋味，便张口将那些带着微酸的液体慢慢舔去，再渡入口中。

“郁施主，已经一夜了，我…我该去早课了。”易心从郁尘欢腿间出来，她拿起一旁的手帕将唇瓣上残留的液体擦掉，便想起身下床，谁知她刚一动，郁尘欢已经扯过她的手臂，让她重新跌回到床上，准确的说，是正好压在了郁尘欢柔软的身体上。

“易心，为何到了这种时候，你还叫我郁施主？你难道不该改口吗？”在欢愉之后，郁尘欢比往常还要慵懒几分，且因为一夜的放纵，她的声音异常沙哑。贴着她软软的身子，易心有些微楞的看着她，思绪却渐渐飘得越来越远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她每日都陪着郁尘欢，两个人说是形影不离也不为过。易心时常在想，自己和郁尘欢现在这样到底算什么。她很清楚她和她不再是普通的关系，自己身为佛门之人，却破了色戒，乱了伦常同郁尘欢做了这种事。

易心每天都在自责和愧疚，同时也是在担惊受怕，怕佛祖惩罚她，怕易初发现之后该如何。可纵然心里有那么多害怕，易心却能察觉到，自己的心，似乎正在一点点被郁尘欢侵蚀。似乎从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时，易心便觉得郁尘欢生的极美，若自己能与她多说上几句话，就会十分开心。

当郁尘欢第一次要求自己为她做那种事，易心很清楚，自己心里除了害怕，还有顺从和放纵。有一就有二，再二又再三，易心已经忘了自己同郁尘欢到底做过多少次亲密之举，自己也从最开始的抗拒，变作了如今的…顺从，甚至是对这种事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瘾。

这些事情易心没办法同任何人说，更不能和郁尘欢讲。可她是打心眼里喜欢和郁尘欢在一起，哪怕这人总是做些伤了自己的事，那日更是只顾着和阮卿言说话，将自己视若无物。可每当郁尘欢过来同自己道歉，用那温柔的声音叫自己易心，她便觉得再多的气，也都在那声呼唤里融化了。

佛曾说过，向佛之心，在乎于静，而今的自己，却乱了最根本的心。易心知道自己怕是动了佛门最忌讳的情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偏偏郁尘欢又粘人的紧，让她连喘息的余地都没有。

“易心，怎么不说话？”见易心始终沉默着，郁尘欢笑着问她，在她光滑的额头上落下一吻。

“我…我只是不知该说什么，你想让我怎么叫你？”

“你想怎么叫都可以，只是不许再叫我郁施主。你可以叫我尘欢，平时可以这么叫，那个的时候，也可以。”

听着郁尘欢意有所指的话，易心又红了脸，她意识到两个人还不着寸缕的抱在一起，匆忙的要起身，偏偏郁尘欢用力抱着她不让她起来。在挣扎过程中，郁尘欢的膝盖不小心顶入易心腿间，和预想中的干燥不同，那处地方竟是比自己的还要湿润，这让郁尘欢微微一愣，随即笑了起来，看易初的眼神忽明忽暗。

“郁施主，让我起来吧。”易心低声说道，她晓得郁尘欢的腿正抵着自己那里，身体的变化易心又怎么会不知道，可越



是清楚，她就越是觉得难为情。自己分明是出家人，怎可动这种感觉。

“易心，你又忘了，你该叫我尘欢，不是郁施主。我本想让你走的，可是你现在这样，我怎么舍得让你难受下去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愿意给我呢？分明那里都变得那么湿，这般忍耐也是不好吧。”

“别说了…”

听着郁尘欢说出这番话，易心的脸更红，就连眼眶都羞得有些发红。她把头扭在一边，不想让郁尘欢再用膝盖顶自己那里，偏偏这人还一次又一次的磨蹭着，莫名的碰触让易心手忙脚乱，她觉得被郁尘欢碰过的地方好舒服，好麻。

“易心，你可知道那种事有多愉快？看我的样子你便清楚了吧？为什么要忍耐呢？让我帮你，好不好？”郁尘欢说着，已经翻身将易心压在了床上，看着身下人错愕的样子，郁尘欢脸上的笑意更深。她已经等了太久，本以为还要自己多享受一阵子才能把易心吃下去，却没想到这小家伙对自己动心那么快。看来，撒下去的网，是时候收回来了。

“郁施主，不行…真的不行…我已经破戒多次，我真的不能再破戒了。”

“易心这般说，可真的让我好伤心啊，分明每次都是你在对我做那等事，却不让我对你做同样的事。你可知这样很不公平，更何况，破戒一次和破戒十次，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郁尘欢的话让易心有些无言以对，她抬起头看着对方近在咫尺的脸，却总觉得此刻的郁尘欢同往常不太一样。在易心恍惚间，她没有注意到郁尘欢已经分开她的腿，右手快速的来到那隐秘的部位。

“易心对我做了那么多事，今日也该还回来了吧。”郁尘欢

说着，完全不给易心反应的余地，两根手指直探而入，毫不留情的进入到易初的体内。她是故意的，她就是想故意弄痛易心，好让对方记住自己占有她的感觉。

从未经过人事的身体紧致而稚嫩，即便湿润，却依旧寸步难行，且第一次就进入两根手指。那种身体被一分为二的疼让易心闷哼出声，她咬紧牙关紧紧的抓着身下的床单，声音却化作了哽咽。

“郁施主，不要…好疼…好难受…”

“易心，别怕，很快就不疼了，我会让你舒服到忘掉你的佛祖，让你的身心都只有我一个人。”